

肖复兴

今年是我的母校汇文中学建校150周年。1959年建北京火车站，占据了大部分校园。1960年，我考入汇文中学，报到时还是到船板胡同残缺的原校址，入学时，已经进入崇文区火神庙的新校。火神庙早已不存，以前这里是一片乱坟岗子。汇文新校矗立在这里时，前面新开辟不久的大街起名叫幸福大街，火神庙相应更名为了培新街。汇文中学，带来一个新时代清新明喻的街名。

今年也是我们汇文中学的老校长高万春逝世55周年。想起母校，忍不住想起他。如果他还活着，能参加建校150周年的活动，走回他曾经熟悉的校园，该多好。

高校长在汇文中学担任校长整整10年。这10年中，有他在那里读书的6年时光。尽管当时我只是一个学生，但高校长留给我的印象很深。

戴一副宽边眼镜，爱穿一身中山装，风纪扣紧系着，不苟言笑，很威严的样子。这不仅是我一个学生，而是很多学生描绘的高万春校长“肖像画”。在我们同学中间，关于他的传说，流传最广的是他曾经在西南联大听过闻一多的课。在学校的文学创作园地《百花》墙报上，每期都有他亲自写的文章“最出名的有《李自成起义的传说》《盖叫天谈练功》”，谈天说地，博古通今，让我更加信服他一定出师名门。我们学生对他肃然起敬，也充满对那个风云激荡时代的想象。但对他也多少有些害怕，远远看见他，都会躲着走。

我在汇文读书的6年里，单独见到高校长，只有两次。但是，我知道他对我青睐和照顾有加，学校破例允许我可以进图书馆里面去挑书、借书。当时有很多学生不满，找到图书馆的高辉老师去吵，向学校提意见，高校长坚持：“要给爱学习的学生开小灶！”

记得初一的班主任司老师曾经对我说，有一次，高校长问司老师一个问题：“你说一名大学教授贡献大，还是一名优秀的中学老师贡献大？”不等回答，他自己说：“办好一所中学，不见得比大学教授贡献小。”在他做校长的十年中，这所百年老校，以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好成绩和好形象，在北京市的中学名列前茅。

高校长最大的爱好，就是听课。所以，年轻的老师和我们学生一样，都有些怕他。怕他搬来一把椅子，坐在教室后面听课，课后检查他们的教案和备课笔记。他是教学的行家，老师哪里讲得好，哪里讲得不好，他听得出来。他对老师们讲：“讲课要像梅兰芳唱戏一样，一句唱词一个唱腔，要反复琢磨，要精益求精，要追求艺术效果。”他是把讲课当作艺术来看待和对待的。

第一次单独见高校长，是高一。下午放学的时候，班主任老师叫住我，让我到校长室去一趟，说高校长找我。我有些惴惴不安，一般学生被叫到校长室，不会有什么好事，犯了错误被叫去受训的居多。我心里在想，自己犯了什么事吗？会不会把我找去批评我？

校长室在一楼，我敲门进去的时候，高校长正襟危坐在办公桌前。他没有让我坐下，只是先问我最近的学习情况，然后又告诫我要谦虚，不要骄傲翘尾巴。最后，他拉开办公桌的抽屉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递给我，告诉我：“这是一本英文版的《中国妇女》杂志，你的一篇文章翻译成了英文，刊登在上面了。”

我松了一口气，原来是好事。我站在那里，等着他继续训话。他摆摆手，放行，让我走了。刚走出校长室，在楼道里，我就打开了杂志看，翻译成英文的是作文《一幅画像》，还配发了一幅插图。初三那年，我参加北京市少年儿童作文比赛，这篇作文获了奖，奖品是一支钢笔和一本新华字典，虽然不大，并不起眼，但高校

花儿为什么这样红

长把这两个奖品放在教学楼大厅的展览柜里展览，给我很多鼓励。

我到现在还记得，那天在校长的办公室看到，靠墙有一个长条靠背椅。后来我听班主任老师说，高校长在长椅子前加了一把椅子当成床，常常晚上不回家，睡在办公室。

第二次是在我读高二的时候。有一天下午放学早，我和一个同学边下楼梯，边哼起《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。那时候，正放映电影《冰山上的来客》，这首雷振邦作曲的电影插曲很走红，很多人都爱唱，我们也是刚刚学会的。那时，我们的教室在三楼，我们从三楼走到一楼，也一路哼唱到一楼。下最后几级台阶的时候，我们看见，高校长正一脸乌云地站在楼梯口等着我们呢。

我们收住了歌喉，惴惴不安地走到他跟前。他沉着脸，劈头盖脸问了我们一句：“你们说说，花儿到底为什么这样红？”

我们吓得什么话也说不出来。

高校长又严厉地对我们说道：“你们不知道吗？高三的同学还在上课！”

我们才忽然意识到，高三年级各班的教室都在一楼，为了迎接高考，他们得加班加点上课。

高校长说完，转身走了，我们赶紧夹着尾巴溜出了教学楼。

高二那年，我当了一年校学生会主席。我知道，这是个荣誉差事，没有多少工作，只是负责学校大厅黑板上每周一次的黑板报，每学期一次全校运动会和文艺汇演，还有每学期的开学典礼文艺演出。

高三开学典礼的文艺演出准备工作，也是由我们这一届学生会负责。开学之后，学生会换届选举，我可以卸任，准备紧张的高考了。一天下午，我正在礼堂舞台上和同学们一起忙活，一个同学跑上来，说教导处的范老师找我。我下了舞台，往礼堂外面走，刚到门口，看见范老师坐在最后一排的椅子上，身边还坐着两位老师，一男一女，我都不认识。范老师见我走了过来，站起来，向我介绍，两位老师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的。男老师教形体课，女老师教表演课。我很有点奇怪，不知道他们找我有什么事情，说句很羞愧的话，当时，我确实见识很浅陋，从来没有听说过北京还有一个戏剧学院。

范老师告诉我，这两位老师是专门来咱们学校招收学生的，他们看中了你！

我更是有些吃惊，因为当时我一门心思只想考北大，对于戏剧学院一无所知，对于表演系更是一头雾水。两位老师非常热情，对我说：以前不了解，没关系，到我们学校参观一下，不就了解了嘛！

于是，我被邀请参观了中央戏剧学院，由这两位老师陪同，观看了戏剧学院学生演出的话剧《焦裕禄》。我第一次走进了正规剧院的后台：鲜艳的服装、化妆的镜子、喷香的油彩、迷离的灯光、色彩纷呈的道具……以一种新奇而杂乱的印象，一起涌向一个中学即将毕业、有些好奇有些兴奋又有些不知所措的少年面前。

不过，我一直很奇怪，我根本不认识这两位老师，他们是怎么知道我的呢？我把疑问抛向了范老师，他告诉我：“艺术院校是提前招生，两位老师早就来过咱们学校好几次了，想找一个能写也能演的学生，希望学校推荐合适的人选，是高校长推荐了你。”

我的心里，对高校长很有些感激。

一直到从汇文中学毕业，离开这所学校，进入中戏就读，我再也没有见过高校长。

忽然想起曾经学过的语文课文，鲁迅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中说过的话：“我将不能常到百草园了。Ade，我的蟋蟀们！Ade，我的覆盆子们和木莲们！”

我也要表：我将不能常到汇文中学了。Ade，我的校园！Ade，我的老师们和高校长！

钟兆云

读书人都有母校，大小小正不止一个，总有一个母校让自己心心念念。

闽西武平县上坊中学于我就是这样一所母校。母校合并已20个年头，原址另作他用。幸好还有几位老师，每年节假日回家拜访是不可或缺的功课。其中，断不能少的便有锡校长。

锡校长大名钟锡华。锡是金属元素之一，质软，富延展性，现实里比金银铜低调无数，但在古文中，“锡”字通“赐”，他是上天恩赐给我们的好校长！

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有幸在这所刚创建不久的乡村中学出过几回彩：初一上半年全校作文比赛折桂；下半年在全校3个年段统一考卷的语文知识竞赛中又拔得头筹；还做过校团委总支学生委员……

初二分班后，有次遇到锡校长，他专门关心了我的作文：“几个星期没见你的范文张贴，为什么呀？”后来我也听语文老师说起这份来自锡校长的关注，再不轻慢每一篇作文。有一次课余，锡校长特意把我叫到学校最新一期黑板报前一起“评报”。他侃侃而谈，挑出不少错别字和病句，对一些遣词造句也提出了独到见解。

后来，我这个所谓的校园诗人，接手了校黑板报。半个月左右出一期，且都在班级劳动时进行。我看似逃避了体力劳动，却陷入其他同学体会不到

陆波岸

一位老师，或许并没在讲台上给你讲多少节课，但对你春风化雨般的影响却是一生一世的。对我而言，黄后先校长就是这样一位令我敬佩和仰望的师长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我父亲到黄校长老家所在的村小工作了8年。父亲觉得要把我带在身边督促学业，就带我去那所村小上学。从我家到村小，要走近4个小时的山路。

我在那里度过了艰苦又难忘的小学时光，和黄校长一家结下不解之缘。

那时，黄校长就职于都安二高，后在县城从事教育工作。在那片大山，算是个“大人物”。他是我高中阶段第一个校长，对我影响深远。

都安二高地处广西都安绿岑山下一片低洼垠地，每逢汛期，十雨九涝，洪水袭来，学校一片汪洋，师生校内来往，依靠舟筏摆渡。1988年，县政府拨款给学校修建道路和一座桥，连接学校教学

邢大成

除了父母之外，你的生命中一定还有这样一个角色，她把懵懂的你，变成更好的你，她为你启蒙，帮你解惑，在追寻梦想的道路上，她像是远远的一盏灯，引着你。她，就是老师。

那是2003年9月19日的早晨，我的儿子来到了我们的身边，我给他取名叫超瑞，寓意着“超凡”和“祥瑞”。他有一双大眼睛，活泼、灵动，跟其他孩子一样，满眼都是好奇。家里人都喜欢叫这个可爱的小家伙“毛毛”。

可是命运跟我们开了一个玩笑。孩子3个多月的时候，就被诊断出肌无力，原因不明。最揪心的就是检查肌张力的时候，要用针扎孩子的腿，针见血。5个半月的孩子啊，在房间里哭得撕心裂肺，我们两口子只能在屋外抱头痛哭。

后来渐渐查明了，他的病，是一种渐冻症，很难治。

转眼就到了上小学的年龄，毛毛行动都费力，学校能要吗？我打心眼里想让他上学，能和其他小朋友一样，得到良好的通识教育，看看更精彩的世界，哪怕只做个平凡人。所以给他改了名字，叫“益凡”，寓意着“做好自己，从平凡中获益”。

带着忐忑的心情，我到吉林市船营区双语实验小学找到了成艳春校长。我永远记得，她坚定地说不，只要孩子

我的“经典”老师

的“本领恐慌”。每期黑板报的主题，我都得事先和老师们商量，还要考虑图文并茂，也因此提前进入了后来长年从事的编辑角色。

初三重新分班，锡校长亲自教我们班的数学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，他板书画圆从不用圆规，挥动下粉笔，就能一气呵成画出完整漂亮的圆。他每晚都风雨无阻地坚持巡视各个班的自习情况，随时躬身辅导。有他的亲力亲为，各主科老师几乎都不遗余力，校风、师德和学风真是人见人夸，家长放心。

他针对我出现的偏科现象，专门和班主任刘梅康、语文老师魏圣佑制定应对措施；不再让我担任班干部，语文作业可以不做，课外阅读全停，全力主攻数理化学短板。他还亲自“开小灶”为我的数学知识补缺补漏，不厌其烦地教授学习方法。中考前夕，他结合丰富的教学经验，为我们毕业班考前重点辅导。当我进入考场，看到两道数学高分题，与锡校长阵前“辅导题”似曾相识，不禁倍受鼓舞。我超常发挥，以语数难得的“双百”高分顺利跨入梦寐以求的武平一中高中部。据说好一段时间，上坊中学老师时常将这件事挂在嘴边，而我则成为学弟学妹们津津乐道的榜样。

现在回想，上坊中学那时的确是素质教育，课堂内外，许多美好都在那里生根发芽，集邮、剪报之外，我还知道了如何给报刊投稿，参加了华东六省一市中学生作文比赛；第一次如饥

我永远的“校长”

区和生活区，让师生免受洪水所困。

桥名为步桂桥，学校拟在桥头立一块碑。黄后先校长时任都安二高语文组组长，接到撰写碑文任务，欣然提笔：“绿岑校园地势低洼，每遇汛期一片汪洋，师生作息舟筏并用，教学生活诸多不便，县府明察拨款建桥，老师运筹方案适宜，桥面中央圆如满月，水中倒影景致纷呈，信步桥上似入桂宫，遂得其名雅称步桂，以砺众生不骞年华，学海潜游官中折桂，藉铭鸿志特立此碑。”

我在都安二高求学时，每每路过步桂桥，都要诵读几句碑文，接受励志教诲，领略诗文雅意。在此期间，学校各种活动常常要张贴悬挂黄校长撰写的各种对联，包括他离开都安二高之后，各种活动似乎少不了他的对联。

他撰写的一副对联，曾激励着无数都安二高师生，很多在这里奋斗过的师生至今都能背诵下来：“绿岑山下执教，历史决不回报庸者；步桂桥头就读，成功必定钟情勇士。”

化“冻”师恩如山

来，我们一定收。心里的乌云拨开了，我特别高兴！因为我的孩子被接纳，他有了能用自己的付出收获尊严的机会。

孩子不能走路，送他去学校，就像抱着一个婴孩，我在门外，班主任侯素云老师在门内，就这么手递手，把孩子接过去，放在座位上。去厕所、换教室、晒太阳、做实验……侯老师这一抱，就是6年。她说，在她眼里，毛毛没病，闯一闯，就能走出来。

因为肌肉无力，毛毛的脖子无法支撑头部太长时间，久了，就会歪到一边。每位老师看到了，都会轻轻地扶着它。后来，班里的孩子们也加入进来，用自己力量帮助毛毛撑起梦想。你说，他是自己孤独的战斗吗？不是！

这六年，辛苦，但更多的是快乐，还有幸福。

上初中前，我仍然忐忑于学校能否愿意接受毛毛。到吉林市第二十三中学报到那天，这份忐忑又瞬间消散。时任校长景洪海对我说：“进了校门，咱就是一家人。”平淡的语气里，透着坚定。老师带着我们熟悉学校，哪里上课，哪里休息，哪里吃饭，哪里停车……

在这里，毛毛遇到了杨卫红，他的班主任兼英语教师，她叫他“小不点儿”，她叫她“杨妈妈”。

杨妈妈那么温柔。为防止感冒，不让他坐在门边窗；课间，就让他躺在腿上休息；我们忙不过来，她就骑车载毛毛回家，有时还会给他做饭……

温柔之外，也有严厉。第一次校运

似渴地翻读《辞海》；提前自学大学语文教材……我正式发表的处女作《校园里的油桐树》，也正是诞生在离别母校之时。

“旧游无处不堪寻。无寻处，唯有少年心。”参加工作后，每次回家，只要没有大箱小篋，总会情不自禁地在半途先拐到学校，锡校长是必看的老师之一。春节期间更会请他们来家里吃饭，再聆教诲，由此也了解到母校这些年的与时俱进。而当年草创之艰，吾辈学子自强不息创下全县第一之事，谈笑间恍如昨天。

有段时间，哥哥在我母校担任代课老师，常年不辍家访的锡校长常来我家走动，让寒舍蓬荜生辉，他与我的农民父母总有道不尽的共同语言。及至他和一千老师先后退休，我们在一如既往的密切联系中，他总还有对我的鞭策和期许。多年后，魏圣佑老师命我为他的集子《撷起一片秋叶》作序，我在写下《好老师是个经典》这一题目时，脑海里浮现的“经典”老师，便是锡校长。

离开母校30多年来，除了庚子年新冠疫情，我几乎每年都要和锡校长见上一面。儿子高考前的那年春节，锡校长还传授他学习方法。他年事渐高辞去社会兼职后，甘当“贤内助”，协助妻子饲养家禽、种菜，还培植花卉和百香果。学生上门看望，他少不得要送一小篮青菜或几颗百香果，而我则获赠一盆养眼的兰花。

今年拜年时，粗粗浏览他一笔一

画、一字一句写下的一厚叠回忆手稿，颇感意外。没想到，他有这么强烈的愿望和毅力来记事；也没想到，熟悉的老师竟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斑斓往事！面对他信任中透出的期待，我建议印成小册子，作为传家宝留给子孙后代，并力促此事，也算报师恩于万一。

我带着手稿回福州录入后再通读，始知平时总是笑呵呵、说话慢条斯理的锡校长，竟是个历经苦难宁折不弯、执着理想、痴心不改的钢铁硬汉；才知这位出色的数学老师、教育管理者，大学专业竟是生物，从小学教到中学堪称通才，为山区教育事业拼尽了全力！

他的人生过往，固然有许多页码让人感伤，漫长岁月中透露的人性美丑让人意绪难平，但让人激昂的却是他百折不挠的意志、昂然向上的求知欲、对真善美的追求、对国家和时代的感恩、对知识改变命运的现身说法及弘扬。一个在山重水复疑无路之时幸得命运眷顾，以自身经历深信知识能改变命运的老师，必然会竭尽全力把平生所学奉献给教育、回馈给社会，也必然诲人不倦，杜鹃啼血般引领一茬茬学生奔向正道。求学之路遇见锡校长，是我的美好，也是学子们的幸福。

锡校长这辈子严谨教学、正直做人、洁身自守，总让我想到鲁迅先生笔下的藤野先生：“他的性格，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，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。”

藏……他是从山路那头走出去，对山路的记忆刻骨铭心、挥之不去……”捧着大作，我一字一句拜读了一遍又一遍，感激之余，珍藏于心。

今年三月三期间，黄校长打电话约我相聚。到了约定时间，我正忙着手上一个稿子，加上突如其来的暴雨，一路堵车，我迟到了。等我紧赶慢赶到约定地点时发现，黄校长正站在路边等着我，脚下已是一汪雨水。

到了楼上，我发现晚餐已经开始，在我赶紧为自己迟到一边检讨一边手忙脚乱打开碗筷的当儿，黄校长已经帮我把酒斟满。饭后，我初中同学开车送黄校长回去，他却执意先把我送到家。

下车后，目送他们的车子穿越都市车水马龙，我心中蓦然升起一片敬仰之情。我从小承蒙养育那片土地的滋养，长大后深受他为人文风范的熏陶。他是我德高望重的师长，我一直以校长称呼他。每当“校长”两字出口，我心中总是满满的感激，敬佩！

年一样的自尊和叛逆。英语老师孟召娟说，心里也会心疼，看到他既心疼，又不能表现出心疼。这种矛盾，我懂。

高中班主任丁楠，是个“90后”，心思细腻。他关注着毛毛的心理变化，用最合适的方式交流，小心翼翼保护自己的自尊。

言传身教下，越来越多的老师和同学来关心毛毛，帮助他与命运抗争。有的帮他推轮椅，有的帮他整理卷子，有的和他成立学习小组，一起进步。高中三年里，毛毛不仅坚持了下来，成绩还在一点点进步，慢慢“挪”到了年级前列。

每逢道谢之时，许多老师说，哪里是我们教导了毛毛，分明是这个不屈于命运的小男孩，用生命给我们上了一堂课啊。我知道，他们是在谦虚地表达对孩子的爱。

后来的故事，大家都知道了。12年的求学路，在一位位老师的呵护下，毛毛安安稳稳地走了过来。今年高考，他以645分的成绩如愿考入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，我想，这应该是对老师们最好的报答吧。

我知道，渐冻症是人类还没能战胜的病魔。但从孩子出生至今的18年里，点点汇聚而来的温暖，让命运无法“冻住”我们的生活。那么，在未来，我们依然会带着这份温暖，在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里努力拼搏。

这，是我对你们深深的谢意。
(本文系邢益凡父亲口述，由本报记者段染、张博宇整理)